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五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
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

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
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譏蹠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
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
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
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
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
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聚觀而不免於輓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

任其性乃至冷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睇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惟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

知道欲令去之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
道道非偏物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
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
笑之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
之是非所謂齊萬物或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
雖立法而輒斷無圭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
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常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為一不顧不

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遍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冷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

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者以為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隣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謏髀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已也椎拍軛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軛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

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
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
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
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
之是非而已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
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
人觀則不免於輓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
空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輓斷為哉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
域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鉞尹
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
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
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
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
以及精也

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其道與宋

尹異故齊萬物以為首非若接物以別宥為始者矣
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
而不能辯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
適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棄
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
物之感而欲通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
累於物故以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
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業聖則有德行笑而

非之皆不尚之意推拍者支其將往之形輓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若死灰巍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無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已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

所同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窳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斲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也老子嘗曰絕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已以法
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
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
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
而無遺有自然之理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如此然
後可以無遺泠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精粗以扶
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
不一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免無患謨髀

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
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猷斷桎梏輓斷刑截肢節然
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
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
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為言其枯
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則有是
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戢然有音無辯是為得
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猷斷刑截此所謂道

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為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庸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齊之隱士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為首者無為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辯物有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已無為也冷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謨髀

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
故以天下聖學為非椎拍輓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
宛轉無是無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
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已之患
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
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
論如今山林脩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
也此等人為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

言曰古之為道者本以無是非為主發言如飄風霆
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
聚合倫類而觀不免為一偏之說但求無圭角而已
軫斷與前軫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
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
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為主使天下物
趣皆歸於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

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為首物本不齊
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况他物乎道
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
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
若愚去已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為非為也澄已
之源以清泠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
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
全也謏髀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為治者次句

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鞭笞斃斷即後文斃斷謂
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浹公
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為是非而究極乎事理
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不師知則忘前
後之慮巍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旋
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
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毀亦何存故不慕
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為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

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為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窸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為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

論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
與關尹老聃差近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寶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嗚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未見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
天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巍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
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何能建建
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

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
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芴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
自顯豈非遂知過分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
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谿谷天下樂推而不
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
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冲泊以待羣實

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巍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利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迤逆則水氣無爽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

涯為銳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

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
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椎拍輓斷
以為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
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
謝而歸根溪輪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
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
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

費異乎勞形苦已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
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
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
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明
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嘆曰古之博大真
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為精也常有欲以觀
其微以物為粗也以有積為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

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為有對所常有亦不為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冥矣豈復分微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之以柔弱為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則以空虛為實際而不費無為笑巧則以不

毀萬物為實存已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濡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已無居故能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著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苟字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為同故若和得不以為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谷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為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榮蒙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

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巍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益而內不損任物自然不雕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

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太虛獨與神明居不欺
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冲虛物之宗也
至人無已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
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已
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辱
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
已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
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

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乃
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盧齋云以有積為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為宗以
太極之始為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物
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
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
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為和
以無所得為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

居高而不為高溪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為
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
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
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
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
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為生物之本精微莫覩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
陳世人務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

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唯天下萬物富有
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極
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胸中有餘此關尹老聃
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著
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
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
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
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

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萬物不毀謂
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物
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亦
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為若亡不
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
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
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
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

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巍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為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凡此皆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

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六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觚見之也以天下為沉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
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
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闊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
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

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其卮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按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

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恣縱而不苟蓋有對不以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

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不謹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瑰瑋而連犴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犴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詼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

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冥雖有形而若無形
革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
用體有常而用主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
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
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通
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於謬悠荒唐
是以列於諸子聞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

觀而不以綺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卮重寓言
繼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
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遣或從言者遣之以言
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瑰瑋而連狝無傷
其辭參差而諛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
自己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始終故其本弘大其宗
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蛻故芒
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
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
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躋見無偏也莊語
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
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
人是處人間世也瓌瑋竒特連犴相從參差不常
詭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

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道可以言
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
造化之冲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
能已也

庸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
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莫知其所歸無偏黨
則不以觴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
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譴無所泥連狎

和同無傷無譏刺參差抑揚不定詼詭滑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脫不離於道芒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胸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別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

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
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
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
不使物見己之躋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
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卮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做倪於
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

立言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詭可觀即所謂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闊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蛻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芒昧之際而得

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
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化次則自述其所言
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
豎說無非道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立言也不中歷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
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
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
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
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
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適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
為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
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

母一尺之槿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

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隕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蝨之勞者也其
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
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
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楮連環之意
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為辯者之流按此篇較平諸

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

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其辯
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
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塗
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
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
且博猶一蚤一蝨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
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
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

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雖三足

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早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蚤一芒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

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遂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

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
冲虛混合未嘗間斷惠施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
樂之同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雞本兩足
數曰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為有天下犬羊皆古人
強名以胎為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蟆為丁子有尾
謂為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猶
云漢口路口也車輪所碾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
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

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
為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柄亦假合會遇理不相
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
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
犬也黃馬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焉若狗形白
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蹙而形白則忘白而命
蹙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劫莫
盡尺楮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

竒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徧為敷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辨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螽蟊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以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

分別糠粃以困後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膚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為見道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大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

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為小同
異合萬物之同異為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
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
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北三方尤遠也今
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
自為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
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
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鳴為鳴

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為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為羊則今亦以為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為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

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
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枘在鑿中而枘
之旋轉非枘可止圍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
飛不可謂影動矢在弦為止射侯謂之行離弦而未
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
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
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
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名孤駒則非有母又言嘗

有母也尺椹析而為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子相應強辯而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為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己為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徧為之說以反人為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強辯於外隲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蠢蠢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

自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為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聞道之列然語亦竒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制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

於文或畧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
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出千古所恨網山
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
一傳為網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山陳公
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庸齋先生
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

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覩貴
遊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
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也
豈契若郢匠褒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
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
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
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
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

嫌將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

劉棻統論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教肇一奇偶相生自
此一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
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
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
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
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
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

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
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
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
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
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
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
墨無為清淨墜於田彭於是宋鉏尹文之徒聞風而
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

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為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
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
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涯著書三十三
篇終之以天下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
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
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
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
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

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
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政
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
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
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
雖經郭氏刪葺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篇末叙
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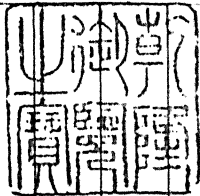
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其章截然有理
一儒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
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
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闕其舛駁使後人
知所趨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
莫窺端倪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
難以措思容喙橫於胸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
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

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闕未
審師意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
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
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竒譎怪
道通為一存而無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
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關
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
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

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言
無軌一至於此或者不察認為莊子語愈增疑議
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
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
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
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啟迪後人義
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
心傳庶免多歧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

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
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
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拜儼乎
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鑒臨於上
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
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
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
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
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
之因於卷末俾後來學者
知道源所自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六